

除暴辟煞 正人有責

章剛

在憤青和其主使人、帶頭人不斷把暴力升級的惡劣情況下，我們也要爭取民主和自由，不能單讓狼嘍和鴉叫充斥和霸佔了香港的晴空，不能把本來是帶給港人福祉的好事讓壞人扭曲變形，不能讓做學問研究科學提倡學術自由明德格物的大學演變成反中亂港的箭頭和堡壘——這是大眾的心聲，也希望這聲音能聽更多人聽到。

自留地

1952年我們百多名少年剛升進銅鑼灣的皇仁書院，那是剛改制的中三，共四班每班35人。開學不久有同學發動成立了「弘社」，自此，弘社聯結了這百多位從少年到青年到中年而現在已是70後的的老年的同窗好友。九年前弘社在港紀念金禧，出席的社友有50多人。我們那屆是1955年會考畢業，大部分留港入預科準備升港大或進入社會工作，小部分出國或回內地升學。俟後，成為教師、牧師、醫師、律師、建築師、工程師、政務官、行政總裁、文員等等，大約有一半在港工作，其他的或移居外國或永別或失去聯絡。據我所知，都是無黨無派，沒有走進政治的「熱廚房」，但卻關心世事熱愛社會珍重生活。

暴民亂港 引起公憤

數十年來在港同學都定期聚會，現在是每兩月一次聚餐，暢談往事港事國事，無今追昔，不勝唏噓。這正是：「苗苗舊銅鑼，半紀以還，堤邊曾現幾波瀾，歷盡風雲都不變，碧影闌干。官祿不相關，笑指雲山，降龍伏虎又何難，留得少年豪氣在，虜肉堪餐。」(調寄浪淘沙)。話雖如此，但香港回歸後，夷虜雖已偃旗息鼓，但漢賊猶竊心未斂；近年來，弘社同人聚會中每每談到港事都搖頭嘆息，無能為力。我們中有幾位曾在政府打工而且曾居高位直至退休，他們對政府的運作相當了解，因此有時亦會對近期某些舉措略有微詞；由於他們也知道為官的難處，所以往往能從大處着想，從整體出發，唯求大局安定，市民安居樂業。

大家最難以理解和接受的就是社會上出現了那批擾亂秩序破壞安寧的極端分子，竟然有幾個可以被選立法會成為「尊貴的議員」，享受納稅人的供款卻與市民作對。每次聚會我們都對這些人和他們挑起的端事表示不滿和困惑，究竟他們要把香港引向何方？要把港人推到何處深淵？不論出身和職業甚至不論原國籍(弘社有巴基斯坦和印度同窗)都憤慨地對這些長毛暴民聲討。這正如中學時讀過韓愈的文章：「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我們都感到心中有不平之氣，但或許是於書生意氣太重，雖然已是「阿伯」之齡但無走進「維園」之勇，而且又常尊禮義廉恥之訓，不會作阻街鬧街之舉。於是，深感暴民們控制會場歪曲輿論顛倒是非之劣行難忍，但苦無發言申訴指控的渠道。

市面上暴民後台的報章媒體當然是他們鼓吹煽動的機器，而一些標榜中立的報紙也往往沆瀣一氣，助紂為虐。公民黨和一批所謂法律人士，一方面污蔑香港社會禮崩樂壞，另一方面又歪曲事實誇張離譜地誤導市民。身為法律學院院長憑一面之詞妄下結論；石狗公要對大眾開講民主法治人權的課；拔淨了毛的烏鴉變不成白鴿更多番聒噪地張開烏鴉嘴；皇仁出身的大狀諷刺政府

連「細路仔」也要控告(其實，被告兩人分別為22及25歲)。號稱健筆的時評老手也隨聲附和說李克強坐的是校監椅，人云亦云完全沒有求實講理的評論員基本修養。

衝擊港大猶如重演文革批鬥

最近，反對派藉國家領導人訪港參加香港大學百年校慶，利用有政治背景的職業學生借端生事攻擊港大、政府和警方。我在電視中觀看了818典禮和幾天後學生主持的集會，參加者有校內外人士，徐立之校長和梁智鴻校委會主席站著被鬥，這情景立刻使我回憶起曾身歷其境的「文革」。這兩位文化學術重鎮的「當權派」就只差沒有被戴上高帽和「放噴氣機」。有一名劍拔弩張的漢子如果不是被工作人員擋住就會武鬥徐校長；他臉色沉重，當被勒令離去時終於受不了而摔倒。梁智鴻和弘社也有一段淵源，我們也慶幸他能挨過這三小時的噩夢。十分明顯，反對派打算利用這次事件挑動群眾反對政府和警方，進而反對中央。試看818那天港大內外反對派的標語和口號有哪一丁點與港大百年喜慶或學術成就有關，無一不離尖銳的煽動性的政治內容。李克強等輩並非黃口小兒，他們有豐富的政治活動街頭抗爭經驗，難道會像他們所說在警察面前不知所措不懂得從另一道門逃之夭夭？

對暴力行為絕不姑息養奸

總之，謊言掩不了事實，狡辯成不了真理，有識之士自會分清黑白判別是非。港人也從港大、衝擊諮詢會等近期發生的事更加看清了反對派和暴民的面目。有些人就是把「維權」和「民主」看作是至高無上的權威，是免罪牌的御賜金牌。V煞打人襲警阻街是他們的「權」，那無法無天的行為是爭取「民主」之道。我們小民不能看到其真面目，就如不久以前英國發生的暴亂，在電視中看見放火毀物搶奪的蒙面暴徒，其行為和形象與這些V煞一樣。而現在，素來容忍懦弱的英政府對這些暴徒採取了符合大眾要求和利益的手段，甚至對犯法者的家人也作處分。據報道，有些暴徒是剛過了十歲的「細路仔」，可知這反動的思想危害的深廣。

9月4日《城市論壇》，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主席涂謹申並沒有為市民伸張正義，李克強和其同伙在這「論壇」上聲嘶力竭醜態百出地推銷他們的一套。這一再證明了主持正義和真理的港人缺少發聲的渠道。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9月3日在網誌提出：「姑息養奸，對這些暴力和違法行為，社會和政府不應坐視，更不應姑息，必須義正詞嚴予以譴責，並且追究法律責任。」這話說到我們心坎中去，望社會和政府給小民一個發聲的平台，讓大眾聽到我們的心聲。

貴州省委書記栗戰書語驚西江。

向香港各界介紹貴州省情時，栗書記說，提到貴州，人們總聯想到「黔驢技窮」那個成語。其實，那是謬種流傳，以訛傳訛，楞讓貴州背了1000多年的黑鍋。

因為所謂的黔驢根本不存在，那典故的第一句話就說得明明白白：「黔無驢」。接下來的故事也交代得清清楚楚，那驢是好事者用船載來的「老外」。既然「黔無驢」，那驢只是客居，怎麼會是「黔驢」？這顯然自相矛盾，文不對題。因此，應當正本清源，為黔正名。怎麼正？故事裡說的黔驢中生有，黔虎卻名不虛傳，面對龐然大物，機警沉穩，觀察試探，知己知彼，最後才發動進攻。所以，這典故和成語應該叫黔虎智多。

這個正名很給力。黔省沒有驢，將一頭外來驢冠以「黔驢」，屬於張冠李戴，名非其實。用邏輯常識衡量，叫違反矛盾律，是個假概念。概念之為假，在知識之林就無立足之地，就應當去除。「黔驢」可以休矣，「黔虎」名正言順。邏輯敲下法槌，權威一言九鼎。

「黔驢技窮」讓貴州背了千年黑鍋

「黔驢」的邏輯錯誤，只是柳宗元這等文化泰斗涼拌的小菜。等而上之的聖人，等而下之的大師，烹飪大餐小食，邏輯規則常常伴之闖關。孔子的儒學，「仁」來「仁」去，仁為何物，從來不曾定義，全是一堆類比。用邏輯常識規範，違反同一律。經典名著《三國演義》，演了近100年的歷史大「義」，「義」的內涵卻相互打架：社會「正義」？兄弟「情義」？還是對某家政權的「忠義」？似是而非，莫衷一是。用邏輯常識檢視，叫自相矛盾，意思含混。有所謂當代「國學大師」更離譜：「西方人長於分析思維，中國人長於綜合式思維。」「西方」是地域概念，「中國」是國家名稱，二者對應，在邏輯常識裡叫概念並列不當。分析與綜合本是一個銅錢的兩個面，不可能單獨存在。硬拆開來，在邏輯常識裡叫以偏概全……

老祖宗沒有邏輯的基因和遺傳，當下則不自覺地忽視和疏離。現代哲學科學光照100多年，邏輯在許多人的思維和交流中仍嚴重缺席。討論問題，辨別是非，質疑真假，鮮見運用邏輯法則，以邏輯服人，常見動用權力，訴諸感情，或提高分貝。比方，有學者寫文章批評宗教活動中的一些惡俗醜陋現象，另一「學者」卻因此指責該學者反對宗教；有企業被曝光賣不良產品，回應卻是「民族企業」國情特殊需要支持；某地出現壞人醜事，反駁說詞是「放大污點」，「誇大負面」，同時抬出另一些好人美事反擊。

這樣的爭論和辯誣，俗話叫跑題或偏題，或王顧左右而言他。用邏輯法則度量，屬於轉移論題，或偷換概念。就像談論一個人，大家關注他的品行端正不端正，你卻大談他的身體多健康。也如同打槍不瞄準，只管「讓子彈飛」，而不管是否擊中目標。這種頭痛醫腳，下藥不對症，言語再多，分貝再高，辭藻再美，也不能釋疑解惑，更不能證明自己清白，而往往是治絲益棼，越描越黑。

職是之故，要高度警惕自己思維和話語中的邏輯錯誤，更要高度重視邏輯的掌握和使用。尤其是要提升自己的話語權、影響力，就要像栗戰書書記這樣，擁抱邏輯，親近邏輯，發揮邏輯的作用，展現邏輯的力量。諺語說，道理問到你，比繩子捆得緊。這裡的道理就是指邏輯，是說邏輯的力量讓你沒有還手之力，比繩子捆住你還管用。有了邏輯在手，語言不多道理深，分貝不高力道大。既能服人，又能服眾。

重視邏輯的掌握和使用

邏輯是人類正確思維、準確表達的法則。一如法律對社會的規範，交通規則對走路過街的管理。有了邏輯規範，人類的思維和表達就會避免誤入歧途，人際的交流和溝通就能避免雞同鴨講。一切無謂的爭論、理解的偏差就會找到根由，所謂的見仁見智，公婆理理就會有所裁判。謠言未必止於智者，是非一定止於邏輯。

邏輯是辨別真偽、增長智慧的法寶。一個新說法、一個新觀點、一個新發現，只有符合邏輯才能成立，才能成為知識和道理。反之，這個說法、觀點和發現就可能是謬誤，是偽知識和假信息。戴上邏輯顯微鏡，錯誤推理，混亂思維，混淆視聽，就會無所遁形。常用邏輯法則，是非之辨，正誤之勘，真偽之別，就會涇渭分明。真理和知識會因此而大行其道，智慧和理性會因此而興盛昌明。

邏輯更是認識世界、科學研究的方法。數學、物理、化學、自然科學的任何發展都離不開邏輯。歷史研究、法律體系、事件真相，社會文明離開邏輯寸步難行。物理學裡的自由落體定律，就是伽利略運用邏輯規則，發現亞里士多德理論的推理錯誤，從而推導出正確的結論，才敢上比薩斜塔實驗。法律體系裡普通法與特別法的大小，公法與私法先後，憲法與其他法律的從屬，都是依據邏輯而建立。沒有邏輯，就沒有嚴謹的法律體系。正如一位哲人所說，生活猶如巨長的鏈條，見到一環，可推知整體。所以，擁抱邏輯最給力，擁抱邏輯也最智慧。

保安恰如其分 何以無理指責

羅成煥 新界社團聯合會副理事長

近來暴力示威行為不斷升級，先有衝擊諮詢論壇的會場，襲擊官員，刑毀公物，續與保安員推撞，強呼口號，亂拋宣傳品，霸佔講台，擾亂正常會議程序。此等衝擊警方，衝擊官員，擾亂公開活動，包圍立法會，癱瘓馬路，甚至襲擊特首等行為，實非一個文明社會應該見到的。如此景象，加強訪港政要的保安，乃政府保安部門的基本職責，亦是維持社會秩序，保護市民及訪港賓客的安全。

警方保安安排稱職

李克強副總理早前訪港，安然離開，行程順利，無一人受傷，這證明了本港保安工作稱職，何以無理指責？有人質疑，是否浪費了太多人力保護副總理。以中國這十四億人口的大國，佔了全球人口總數近五分之一，李克強副總理的人身安全，關係到國家的聲譽，相關部門在考量國際及本港的安全系數，採取「不怕一萬，最怕萬一」的嚴謹態度是可以理解的；何況，香港是個出入自由的特別行政區，各國旅客訪港也十分方便，而中國近來與鄰國有領土主權爭議，和「疆獨」恐怖分子滋擾，在這樣的大氣候下，本港的保安工作更加不可掉以輕心。

鄭汝樺局長較早前出席公開活動，遭激進青年衝上台搶咪；曾特首出席公開活動時，亦曾遭到襲擊。因此，香港一向引以為傲的法治社會，絕不可以李副總理訪港時出現保安上的失誤！面向內地同胞，面向國際，香港應該如何處理呢？警方依法辦事，視副總理安全為首要任務，這是絕對應分及該做的事。警方需要考慮如有恐怖分子混進校園，只憑校內的保安力量，是否足以保護副總理安全。此等情況在任何一个國家都會充分考慮及嚴陣以待。設立保安區是為了保安需要，這是國際慣例，禁止學生進入保安區，又怎會等同於剝奪言論自由？

放下爭拗 迎接挑戰

李克強副總理此行訪港，主要是宣佈一系列惠民利港的經濟政策，有助進一步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及促進本港專業界別的發展，拓展香港青年報讀內地大學，擴闊了學生的出路，舒緩本港大學學額不足的問題，更有助青年人來到內地發展事業，中央更承諾了，確保內地進口食品供應穩定。無論從任何方面看，中央都是愛護香港、支持香港的。所以我們更應該著眼於把握這些機遇，放下一些無謂耗時的爭拗，好好裝備自己去迎接未來的挑戰。

重溫金融海嘯歷史 吸取過度借貸教訓

曾淵滄博士

政經多面體

上周末，傳媒報道美國聯邦房屋融資局將向17家美國大銀行與投資銀行提出訴訟，指控這些大銀行與投資銀行在數年前美國房地產高峯時期以虛假陳述的手法出售按揭抵押證券。

這項訴訟的結果可能非常可怕，是屬於可大可小的訴訟。當然，這種訴訟，一拖就會是好幾年，如果銀行敗訴，可能要賠償巨額的金錢及罰款，三家評級機構也可能被拉下水。因為當年這類房地產按揭抵押證券經過重重的包裝之後，全變成有毒證券，而三家評級機構在當年都曾經給予這些有毒證券極高的評級，部分達到AAA級。

按揭抵押證券爆煲引發金融海嘯

這項訴訟，背後有政治角力，也有國際大鱷在背後乘機炒作，企圖影響股市行情。

2008年的全球金融風暴，始作俑者就是這些按揭抵押證券。美國的銀行貸款給客戶買房屋，但是又擔心借錢者無力還錢，於是將許多貸款合約組織起來，包裝成一個按揭抵押的證券(MBS)出售。貸款合約出售之後，銀行的風險就轉移到購買者身上。當然，購買者在買入這些證券之後，也以同樣的手法再加上其他工具如CDS保險，包裝成更複雜的證券再出售。如此一手轉一手，最後變成極度複雜、有毒、風險極高的證券。當美國的房地產市場造好時，沒有問題，因為借錢買房子的人就算無力供房，無力償還每月的分期付款，他們仍可以趁房價上升而賣掉房子套利以

償還貸款。但是，當美國房價見頂而下跌，這一大群人沒能力償還每月房地產貸款的分期付款時，問題發生了，MBS的價值大幅貶值，連帶一層、兩層……的各類由衍生工具包裝而成的證券變成了毒資產，最後投資銀行、雷曼兄弟破產，金融海嘯爆發。這一切已是3年前的往事了。

3年後，美國政府重算舊賬。我認為這是很值得大家重溫金融海嘯的歷史，再一次學習其教訓。

政府插手樓市可能好心做壞事

2008年金融海嘯發生後，中央政府迅速採取行動，投下4萬億人民幣搞基建，之後是每年10萬億人民幣的新增銀行貸款，實施家電、汽車下鄉等等的措施，另一方面則是美國的QE1、QE2，狂印鈔票，於是許多人忘記了金融海嘯的教訓。

歸根結底，造成金融海嘯的源頭是美國的銀行借錢給許多無力買房屋的人買房屋。為什麼銀行會借錢給這些人？有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是美國政府為了協助窮人買房屋，下令銀行不可歧視窮人而不借錢給窮人買房屋；另一個原因，是銀行自己認為可以通過發行按揭抵押證券(MBS)轉嫁風險，在無風險的擔憂下，很勇敢進取地借錢出去以賺取利潤。

很肯定的，當年美國政府是好心做了壞事。窮人無力買房屋，政府卻插手要求銀行借錢給他們，最後變成大災難。

現在，特首正在密鑼緊鼓地研究如何協助香港窮人置業、買樓，希望他能重溫美國金融海嘯的這段歷史。

六千元以外的扶貧招數

潘佩璆醫生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

實事

早前政府統計處公布，香港7月份通脹率達16年來新高，令人觸目驚心。近期私人房屋租金和豬肉價格高企，再加上旅遊開支受匯率影響而急升，導致7月份通脹率按年急升至7.9%，若撇除政府一次性的紓困措施，基本通脹率亦擴大至5.8%，創近3年新高。7.9%的通脹數字的好確人。客觀的論者在「通脹創16年新高」的標題後多加幾個驚嘆的「！」亦絕不過為；然而，最能切身感受此實實在在的生活壓力的，還是香港社會數以百萬計中低收入者的打工仔。

六千元VS世代貧窮

政府公布派發的六千元來了，領取的資格亦算是惠及了最廣泛的市民。不過，現在只是剛開始登記，要錢真正到手，還需完成一系列必要的行政程序才可以。但無論如何，此舉還是贏得了掌聲。但要持續得到市民的認同，往後一系列的行政工作，都要做好才行。

六千元確是人見人愛，而對基層市民而言，更有如及時雨。政府按目前市民的苦

況特事特辦，是值得肯定的；不過，站於深受通脹之苦，背負沉重經濟壓力家庭的角度，六千元只是一個單項的紓困措施，一瞬即逝。剝離之後，點滴不留痕，基層市民的苦悶還是依舊。若要真正扶貧，擺脫世代貧窮漩渦，直接派錢決不是可持續行之的好辦法！

創意扶貧的藍圖

扶貧是一項跨世代的工作，要處理社會的貧窮問題，絕不可能在三數年間達成。可是，成立於2005年的扶貧委員會已於2007年正式宣佈解散，其工作由勞工及福利局和社會福利署接手；社會企業服務則由民政事務局接手。若真是功成而身退，當然是好事；但舉目前望，扶貧路卻仍是長路漫漫。自委員會解散以來已經四年了！基層生活依然是苦，在高通脹壓迫下，他們的生活更是苦上加苦。原來扶貧委員會發揮集(官)民(官)思廣益(基層市民)的交流意見機制不復存在了！換來的，彷彿就是一次過的六千元和還未有正式項目出台的「關愛基金」。平心而論，這些扶助措施都是好心做的好事，但跨出了這步以後，後續的扶貧策略究竟還有些什麼呢？



■政府向全港永久居民派發6,000元，以對抗通脹。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攝

香港市民實在非常期待。此外，在美元貶值連帶港幣購買力的弱勢下，學者早已指出租金無甚誘因回落；進口食物價格持續走高；而普羅打工仔的薪酬增幅——即使在實施最低工資後，仍難望通脹項背。如此這般，就是香港基層生活的苦。

處理扶貧問題是困難的，但特事特辦的創意政策，該可令事半功倍。面對通脹高企的形勢，政府實在有責任全力為市民解困。除了從前針對樓市和捍衛匯率的經典「孫九招」和「任一招」外，相信管治者也要好好的使出扶貧套路，而斷不能以為扶貧問題可以「一招了」。